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　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　另收郵費

（第六五四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精製植物煤油大批出售★

邢台保民煤油製造廠

敬啓者，敝廠爲抵制外貨，發展解放區出產起見，特別精製植物煤油，屢經科學實驗，油質純潔，燈光明亮，並且耐用，遠勝舶來品。敝廠成貨以來，頗蒙各界讚揚，稱爲解放區之曙光，近來銷路日廣，供不應求，敝廠依誠心誠意爲人民服務之精神，並答謝各界用戶起見，成品精益求精大量製造，爭取解放區自供自給，人人採用特別廉價出售，諸位如有願購者，請到邢台南關東羊市街門牌七號從速購買，勿失良機。

通訊往來　第十八號

一、冀南夏津、廣宗縣辦公室並轉工作團同志：你們寄來油印通報已經收到，並已摘用，請將你們工作進展情況，發現的問題及經驗教訓隨時寫寄我們。

二、和順城關工作團通訊組同志：你們的十日總結已收到，可以看到你們已獲成績，但材料不充分，希將整黨與訪貧雇成立貧農團等分題作詳細報導，越快越好。

本報通聯科

代郵

第二分區司令部張少卿：於本月五號收見你的來信，要訂本報一百份，但未寫明係那個軍區的二分區與你的駐址，報紙無法轉遞，請即告知是盼！

發行部　三月六號

什里店愼重劃階級
自報公議三榜定案不叫一人受屈

【本報消息】武安九區什里店羣衆初劃階級進行了三天，三月六日劃完，七日貼出了第一榜。這次劃階級，是根據新的規定，以生產關係及生產手段的佔有爲標準，自報公議，充分發揚民主，三榜定案的辦法進行。參加劃階級的共三百三十戶，劃的結果：貧農一百二十一戶，雇工二戶，工人二戶，手工業勞動者二戶，新中農九十八戶，中農八十戶。未決定的二十五戶，其中有貧農、新中農兩種意見的十五戶，有貧農、新中農、中農三種意見的四戶，有新中農、中農兩種意見的六戶。因爲沒在家而沒有參加劃階級的六戶；過去定爲頭、二、三等鬥爭對象的這次暫且不讓他們參加，留待下次再劃。個別人在會上表示不同意別人或自己劃定的成份，也在榜上寫明。羣衆對這件事非常認眞，工作組同志也完全尊重羣衆的意見，並保留任何一個人不同的意見。

事先，工作組同志學習了劃階級的文件，明確了劃分各個階級的標準，並且分別找已串連的貧雇一起學習，結合具體情況作了研究。使自己和貧雇骨幹都能掌握劃階級的標準。有的組開了家庭代表會議。

學習文件掌握政策　結合實際作了研究

講明條件後，就隨便找幾個人試着劃了，然後再講明劃的方法：自報公議，三榜定案。——自己把條件講出來，自己說自己算那個階級，然後由羣衆公議。羣衆有不同意的，有多少額意見都可以，都寫到榜上貼出來。以後大家再討論，再出一次榜；最後再由全村任何人都來討論，到大家完全一致，自己也同意，大多數羣衆都同意，才算定案。三榜之後自己還不同意的，還可以向人民法庭提出申訴。總之，要叫一個人也不受屈。劃的時候要注意幾點：（一）老老實實、是啥就說啥。（二）有不同的意見，在劃的時候要講理，可以爭論；但不能吵架打架。（三）打破情面，不要包庇。（四）不許公報私仇。並宣佈：一、工作組沒權決定那個人是啥成份，工作員只是撥燈棍，大家對條件不清楚時，可以講一講條件，撥一撥燈，使大家心眼明亮。二、劃階級和填補是兩件事，劃成貧農不一定就填，劃成中農也可能分地，有的貧農多得了果實的，也一定要退。

開會首先講標準　醞釀好了才開始

三月四日，先在第九組（寨上）開始劃。劃以前，工作員再向大家說明這是個要緊事。然後就再把條件、方法、規矩給羣衆說明，尤其把條件反覆說明，讓羣衆能掌握住劃階級的標準。談完之後，就讓羣衆醞釀；醞釀好久，羣衆提出的一些疑問解答了之後，就宣佈：「誰劃清楚了就開始自報吧！」

傳立榮站了起來：「我就起個頭吧！前年我八畝一分地，去年春天農會給補了一畝三，眼下總共九畝四分地。沒牲口。有鋤、鍬、鏵，沒有大農具（犁、耙、耬）。糞土够上四畝地；種籽不缺。三口人，只我算個勞動力。打糧食不够費用，得打短工補助。一定的產量七石多；前年一年實收三石多穀子，一石玉茭，一共是四石七斗多粗糧。自己數算過的時光也還可以，地不算少，雖說打糧食不大够吃，我有勞力可以換；穿戴有老婆、閨女做，也不算困難。我說，算個中農戶吧！」

工作員問：「大家猜他算個啥戶？」會場中很隨便的分成了幾片片，一片有三、五個人在低聲交談。經過一陣醞釀，有人說話了：「我說他是個貧農，地雖說多，可是產量低。」有人說：「雖說有四間房子，可是小得扭不轉身。」有人說：「我看也是個貧農；因爲得給人家打短工才够吃，也沒牲口。」有人說：「他才翻身，不够一年。」婦女坐的那一片醞釀後也站起一個人來說：「他該是個貧農，他娘兒們是個半殘廢，有個小妮子也還不支多大事。就他個人是好受家。」還有一個人從坐的地方跳下來說：「傳立榮說的太不老實，自己說的條件就是貧農，爲啥自己又說是中農？……」

翻身不滿一年　貧農還是貧農

工作員問：「傳立榮你自己看到底是啥？」大家都說：「你是貧農。」傳：「沒意見！」問：「大家還有沒有意見？」一個人：「有意見也能說。」羣衆：「沒意見啦！」

接着又自報了一個，他最後說：「按前年說是貧農，按去年說是新中農。」工作員就問：「過中農生活够一年了沒有？」有些羣衆和他都說：「沒有，才一季半。」羣衆又分片片醞釀；結果都說他是貧農。

第三個是傅壽泉，他自報：「以前沒時光，八路軍來了才置了十來多畝地，買了一個騾子，可是爲買騾子借了債，一年打了八石穀子，……不够吃。人八口，如常在外邊打短工；有個小屋，有犁耬大小農具，沒有桌椅板凳。此外租種了一個寡婦七畝多地，還開了五、六畝山坡荒地。因爲人硬強，生活外表轟轟烈烈，內裏沒啥。我自己看是個半不場子，貧農硬，中農軟。」羣衆說他地畝產量都不够，有債，如常有人出去打短工；有個騾子，可是像紙糊的（因爲是鑽饑荒（債）買的）。所以還得算個貧農。

李立之自報：「我十二畝半地，我孫子七畝地，一個驢，俺老兩口，孫子夫妻孩子三口。以前分過家，夥一起過又十來年啦。小農具都有，沒有大農具。產量不過小，也沒啥饑荒。您都評評吧，我也說不來。過去我孩子是中農，我是貧農。現在夥過着，我也算中農吧？」羣衆評定他是中農，因爲產量高，地也都是八路軍來以前置的。

傅金生自報：「十二畝地，十一石多產量，一個犁，一個小驢，沒債，用驢拾柴才够吃，四口人。地是過去當給人家的，減租清債以後才陸續清了回來。是中農。」羣衆的意見：是新中農。因爲八路軍不來，他這地永贖不回來。是減租清債了，他家又紡花弄些錢，一畝半慢慢贖回來的。

劃到李田堂時發生了較大的爭論。李田堂參軍了，他母親自報：「從前沒任啥，八路軍來以後翻了身，五畝九分地，六石二產量，兩口人。我說沒牲口，沒飢荒，算個下中農。」工作員解釋：「這次劃階級不劃下中農，是中農就是中農，貧農就是貧農。」羣衆醞釀：「說中農我覺得不相當，算貧農吧？」醞釀後有人提出：[illegible]……孩子參軍走了，地土有人代耕，沒水沒柴，村上也給，沒啥困難，算個中農。」這時，工作員又解釋了兩點：（一）劃階級時人口要按實數算，不能兩口算三口，有一口就算一口。提醒大家劃階級要跟填補分開。（二）抗屬地代耕不代耕，不能算到條件裏去。參軍的也仍作家裏一口人算。羣衆再考慮的結果，把她劃成了新中農。

兩種意見不一致　暫時擱下再討論

李福山娘自報：「七畝七分地，七石五斗四產量，三口人，老大參軍走了，老二在家。沒農具。年時買了個驢，累了四萬元飢荒。一年收了四石粗糧。算個中農？」羣衆有兩種意見，有的說是新中農，有的說是貧農，都暫時保留。

也有些條件明確，講的也實際，劃的就很快。如李恆盛老漢自報：「一口人，七畝六分地，七石來產量，和人家夥一個騾，有耬犁，一年收了一石穀子，兩石四斗玉茭，沒饑荒，麥子六斗……」羣衆說：「還說啥哩！」老頭講：「實際……」

……！」他本人是老中農。老婆過去帶了兩個孩子到武鄉，一直出去十七年才回來，孩子在武鄉上窰，指上窰過活，餘的錢買了地，前年四口人（孩子要了個媳婦）三畝地，主要還是靠上窰。現在她回來又和李流成夥過了。她的成份仍然照武鄉時算，定爲工人。

李福慶娘娘家是地主！她的成份另劃。李保錫有中農、新中農、貧農三種意見，他最後還要求決定下算了，羣衆討論結果仍是三種意見，都保留了下來。

九組參加劃階級的共六十多戶，大體上四、五兩日劃完，六日上午又解決了一些懸案。最後工作員再向羣衆說明：（一）誰有不同的意見還可以再提；這次只是第一榜。一定有劃錯了的，大家轉轉腦筋，下次劃時再提出來。（二）新中農和老中農容易劃錯，條件是看民國二十八年的條件，工作員事先沒向大家說清楚，是我們不對。劃老中農時有很多一嚷就過，劃成老中農的戶可想想是不是有劃錯的，大家也都想想。（三）新中農和貧農也有弄不清的；分別中農貧農，主要看受剝削不受，出賣勞動力不出賣，不出賣勞動力顧得住顧不住，看是輕活重活，還要看有多少「內難」，有啥別的工具、資本、股東，我們劃時對這些方面注意得不够。大家就只注意比土地了。大家可以再想，是不是的貧農、新中農也有劃錯的，提出來咱下次解決。當場就有些人提出不同意自己或不同意別人成份的意見，都予一個人的意見。工作員都以尊重的保留下來，公佈出去，在初劃時主觀要求得到統一的意見，就會窒死羣衆自由思想自由發言的門。其他各組的工作同志也有的到九組參觀，並且動員羣衆也去參觀，從實際劃階級中學習。各組晚上進行了普遍的動員和講階級，第二天就也都捲入了劃階級運動。

羣衆情緒眞高漲　人人談論劃階級

這的確是個羣衆性的運動，不只是形式，而是和羣衆的政治、經濟要求相結合的；不只是爲了劃出誰是什麼成份，劃階級的過程也就是發動羣衆的過程。大多數羣衆對於劃階級的條件是很滿意的，因爲正適合他們的經濟要求；貧農、新中農可以參加貧農團，還正適合大部份人的政治要求。加以去冬劃過一次階級劃得不合理，不民主，粗糙，羣衆更對這次劃階級熱心。認爲這次標準合理，方式民主，方法細緻。所以在這幾天中，羣衆情緒很是高漲，吃飯時候，很多人一堆堆的在談論劃階級的事，散會後一路上都還不斷嘈嘈；有些羣衆夜半散會，還在打算盤算地畝，他們說：「要算清楚，弄個徹底，這是大事，三天三夜不睡也可以。」傅卽鎖睡覺時還在說夢話：「我看就是貧農，沒啥！」因爲知道這是……

邢台致府撥糧款　救濟城界村災荒

【邢台消息】邢台城界村災荒嚴重（詳情見本報二月九號一版），政府了解後，便撥發一部糧款，派人前往組織救濟生產。在放發辦法上，是將全村劃分六個小組，選出評議員，然後結合幹部，從正面訪問側面調查，將所有災民回憶災荒過去受的罪，教育羣衆，使好多婦女落下淚來。經四、五天的討論，又經羣衆大會選出八個評議員評議，啟發了羣衆的階級覺悟：「誰管咱？」公平評議，又經羣衆討論，該減的減，該加的加，六十二戶貧雇，共二百一十五口，分到糧食五千四百零五斤；三十戶中農，一百一十三口人，分款四十萬元，一千八百七十五斤。另有糧菜不足……按分糧比例分配，主要解決食後困難，貸給貧雇農三十七萬六千元，及紡織資本。並號召羣衆省吃儉用，渡過災荒，在未大開養種前，吃類點才對。到現在羣衆有食。農買德詳說：政府救濟了咱，咱有的粑地都在計劃生產中。（雲還、雲亭）

磁縣六區　檢查北賈壁劇團　錯處都改正過來

編輯同志：二月廿四號報登載磁縣六區北賈壁村，拿果實叫和隨便向羣衆動員款搞劇團，拿整財款投入互助組，實叫羣衆給搞生產，登的兩個事情都實際，現都檢查改正了。情況說明如下：勸員羣衆的款，還沒有起，不叫羣衆拿了；吃羣衆的米麥和使羣衆的布，規定要退還羣衆。再一個叫羣衆給村財政搞生產，規定紅利，在臘月間就改正了，把款抽回來的款現已投入到村合作社信用部調劑給羣衆了。這個事，對我們幫助很大。（磁縣六區楊三才）

沙河新城工作隊摸得初步經驗
暗訪貧雇收效不大　表明態度打開局面

【沙河消息】這次工作隊到達新城鎮，經十一天的摸索，有以下幾點，提出供各地研究參考：

工作隊到村後，一頭便鑽到羣衆中去找貧雇，經四、五天時間，找見了十四個沒翻透身的長年勞動的貧雇，目的要經過這幾個貧雇來發動全村羣衆。可是這十四人非常沒勁，領導上再三解釋，他們總是不大膽。後來工作隊同志，進一步深入貧雇，聽取羣衆反映，進行研究，找這個村不起勁的根源：第一、在這幾天，村幹部與貧雇作對立，藉口搞生產，一直開大會，不叫貧雇開小會，韓毛登說：「咱可不敢去開貧苦會，村幹部不參加大會不行。」羣衆怕惹下禍，工作隊走後，村幹部報復，所以不敢接近我們。第二、領導上沒有表明自已態度，貧雇也摸不住這些人是來幹啥的？大部羣衆說：「平均土地，工作員來給咱分開就算了吧！」有的說：「這回幹部來，與以前大不同，也不找村幹部，光在羣衆中說話，可得注意些哩。」特別是黨員、幹部對支部態度不明，研究出以上問題後，依據具體情況，才召開羣衆大會，將在職幹部黨員一律停止工作，同時還說明進行反省檢討，是依靠貧雇，團結中農，來進行填補。這樣一來，羣衆才不很顧慮了。開始提意見，倒起苦水來，有些說到幹部罪惡，周明的說：「我這次出死也要倒自已的苦水來，去年俺到北村開貧會，提了村幹部幾條意見，人家知道了……」

件大事，羣衆態度也很認眞。如五組到最後仍有兩戶堅持自已對自已成份的意見，六組也有六戶堅持自已的意見。對於有些不好確定的，如張薜付、李保錫等，討論了兩三次，得不到確定的結果。有些還要求認爲他自報不確實的，同去拿證據、找證人。傳長山自已沒在家，找一個人代表他，羣衆說：非自已到場不討論。邪懷殊說：「把我劃成啥成份都沒關係，不過可不能劃錯了。」張鈎說：「這如果是最後一次確定，討論到天明也可以。」工作組在劃階級前和劃的過程中用力鼓勵羣衆不要礙情面，不要馬虎，不要害怕，對自已和別人儘量提意見。注意培養貧雇在中間起骨幹作用，（掌握標準，並且敢說話。）在會上鼓勵提意見的人，尊重少數人的意見，照顧老實農民和婦女，要他們說話。越有爭論，越能劃得確實。有的組因爲發動得還不够，對貧雇骨幹的組織和教育不够（或者仍不說話，或者脫離羣衆），還在這次劃階級中民主還是發揚得不够。討論到老實農民時，

醞釀得還熱烈，討論到幹部或與幹部有關的「人物頭」時，會場就靜默了，或者不敢大談，只是竊竊私語。這些人談的也有不確實的，很少有人敢揭發。[illegible]……幹部參加了劃階級，竟然還在會上出洋相……

人格」的勞動而生活過得比有些因勞動紅火的中農生活很少；能比第一次……

……，都一致說是貧農；而對於勞動差的，生活困難，羣衆也不同情。經過這次劃階級，附帶還有一個收穫，就是把中貧農所有土地、數量、好壞、產量、人口、牲口、農具、房子、副業、工具、實物、勞力多少、有無飢荒，作了全面的調查。按照這些項目，印了一個表，在自報時就填寫了。不過這也有個毛病，表上因少定了資金、股本、土地變化等項目，一項一項問答，對羣衆思想有了限制，不能藉自報發揚羣衆的思想。

初榜揭曉人爭看　準備意見再討論

出了第一榜後，識字的羣衆都熱心地去看榜；不識字的聽別人唸着。榜是分三處貼出的：北頭一處，南頭一處，街上一處。這裏羣衆去看，看後提出不少不滿意，認爲定得高或低，準備下次劃階級時再提出來討論。

論，猛狠的吊打了一頓，還準備扣我四十天。」羣衆情緒很高，午飯後又自動的集合起來。這樣個別串連、與大會宣傳表明態度相互結合的方法，作用很大。

由個別串連到大會訴苦後，領導上看見羣衆起了勁，也很高興，再往下怎辦呢？又無了辦法，苦悶起來，後便找了韓毛登、邢全成等六個貧雇，依靠他們串連了四十個貧雇，進行研究，如何整頓隊伍？劉柱幅說：「舊幹部不是都壞，也有好的。一律停止工作很對，可是咱得先把自已整頓好，和蕭房一跺，根鬪扎不好、不正，可不行。」於是在貧雇中展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接着便初步研究成份，一面澄清貧雇內部的階級面貌，一面他們學習劃成份的標準和方法。同時支部也開始進行整黨，站除批評與自我批評，有些貧雇黨員已反省出不少問題。工作同志……[illegible]……確定工作步驟是很好的，但在領導上應有大概的方針和計劃，正確引導羣衆前進，才能減少工作中的迷亂和憂慮。來稿中只看到向羣衆學習，指導看不明確。另外舊幹部一律停止工作，也値得研究。——編者

短論
劃階級要謹慎

在過去我區實現耕者有其田運動中，有些村子個別幹部和部隊幹部，鬥爭其他地主富農時，十分積極；但對同姓同宗的個別地主富農，則包庇他的成份，不讓羣衆鬥爭，這都是十分錯誤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曾有意無意的不愼重劃訂階級，不是按生產手段的佔有多少以及生產關係剝削多少去仔細分析階級成份，而是追三代，比生活，比人格，把中農甚至有些貧農，都被錯誤劃成了地主富農。這種現象，今後一定要糾正，劃錯成份的，一定要改正過來，被錯誤鬥的中農，則應予賠償。

什里店劃階級的做法，可供各地參考，其中兩點極爲重要：第一、充分發揚民主，採用自報公議，三榜定案的辦法，並且最後如果仍有不滿，還可以向人民法庭申訴。這樣人人能大膽發言，進行爭論，把劃階級最後做到沒有一個人受屈。第二，向羣衆進行宣傳，把劃階級的標準、條件以及應注意事情，都告訴羣衆，使羣衆能正確運用規定標準，實事求是的去分析自己和別人的階級成份。這兩點如果能做好，再加以正確的領導，那麼就可以改正以往劃階級中的錯誤，使人人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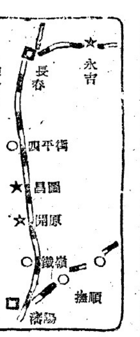
劃階級是關乎羣衆切身利害的大事情，也是土改整黨運動進行中一件重要工作。當我們領導羣衆進行這一工作時，必須記取毛主席所指示我們的：「地主富農在鄉村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說，大約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爲單位計算）」。如果我們在工作中發生與這一標準偏差過大時，就要仔細檢查自己工作中的毛病，找出原因，加以改正。

東北我軍收復永吉

豫陝鄂地方武裝打下荊紫關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解放軍九日上午十一時收復吉林省城永吉，守敵六十軍蠹棄細軟輜重，向長春方向逃竄，我正追擊中。按吉林省城係於前年五月二十八日爲敵侵佔，自去年秋季攻勢以後，即爲解放軍圍困，此次重獲解放，敵在瀋陽以北孤立的重要據點，已僅餘長春及四平兩座死城。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據美帝合衆社本月四日自瀋陽及南京報導透露，瀋陽蔣匪十分恐慌，蔣軍皆無心戀戰。「這些士兵大部分是華中、華南人，已在瀋陽呆了兩年，回家的要求遏於一切，而且他們知道如果不跑到共產黨方面去，他們是返回不了他們的家鄉的。」由於若干蔣政府人員及蔣軍顯要將領家屬的撤離瀋陽，使留下的蔣方人員更爲恐慌。合衆社並透露瀋陽及整個東北國民黨統治地帶的經濟危機「已臨崩潰」，「城似乎是死的，商店都緊閉店門，烟突上也沒有煙烟。」「雖然少量的麵粉不斷由空中運來，瀋陽糧荒的情勢仍日益惡化。瀋陽物價已上漲到北平、天津的三倍，上海、南京的五倍。」由於蔣匪軍的殘暴勒索，市民甚至「有整家整家因爲經濟困難而自殺的。」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十一日電】四分區地方武裝某部，七日下午一時攻克豫陝鄂交通咽喉荊紫關。據守該地之土蔣匪四個營，除百餘名逃竄外，全部被殲。我共俘匪團長關之理以下八百餘人，斃傷一百餘。繳獲輕機槍九挺，步槍四百餘支，子彈十一萬發，我僅傷八名，犧牲一名。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十一日電】四分區地方武裝某部二日在鎮安城東六十里的兩岔河米良川地區，清剿蔣土匪，生擒匪保警隊等官兵一百零七名，斃九名。同日另部奔襲鐵廠舖，殲匪保九團第八連及鄉公所等，俘匪連長鄉長以下一百一十一名，斃傷二十名。四日，該部又襲西太平溝，俘匪保長以下四十三名，三次戰鬥共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土槍一百零三支。

陝甘寧邊府擴大聯席會議
打電報給毛主席致敬
祝西北我軍轉入進攻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與邊區政府委員擴大聯席會議，最近於綏德舉行。大會特電毛主席致敬稱：十多年來，我陝甘寧邊區全體人民在你的直接領導下，曾經有力的支援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勝利。並在抗戰時期進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使人民眞正過着安居樂業自由幸福的生活。當賣國賊蔣介石及其匪幫在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幫助下於去年三月瘋狂進犯我邊區之際，你和中共中央又與邊區人民一起共同堅苦奮鬥。在你的正確指導下，我英勇善戰的西北人民解放軍業已粉碎了蔣胡匪軍的進犯，而轉入了進攻。今後我們和全邊區人民將繼續在你的旗幟之下深入羣衆，貫徹土改，發展生產，努力救災與恢復邊區的工作，更好的支援前綫，大量消滅蔣胡匪軍，爲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大會又電慰西北人民解放軍將士，略稱：大會號召全邊區人民克服困難，恢復邊區建設，改進[illegible]工作，更好的支援前綫，同時注意改善優待軍烈屬辦法，使每個將士皆無家庭顧慮，全心全意消滅敵人。

蔣管區糧價飛漲
上海大米每石四百多萬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蔣匪各城市物價普遍飛漲。上月二十七日天津糧食及百貨價格均創新高峯，兵船牌麵粉每袋漲至蔣幣一百七十萬元，小站稻米每斤漲至三萬三千元，所有物價較上月十九日，不到十天，普遍漲一倍。北平上月二十六日玉米麵每斤一萬五千元，較廿天前漲達五千元，花生油每斤六萬五千元，較二十天前漲了一萬九千元。南京二十六日物價極端混亂，各公司商店價碼一日數換，米店已成關門狀態。武漢二十日物價，亦形猛漲。蔣匪糧食部的重要官員都在武漢搶買糧米，以便囤積。上海二十五日米價每担即突破三百萬大關，九日已漲至四百二十萬。據天津益世報所引上海商界之估計稱：「清明前後白米將漲到千萬一担。」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各方息：九日上海物價暴漲，米價每担已漲到蔣幣四百二十萬元，較之今年蔣區第一次物價波動時一月份的一百五十八萬元，已高出一倍半以上，較之年初則漲了三倍，而達到抗戰前米價四十二萬倍的空前紀錄，數百萬上海市民已因此而惶惶失色。南京、漢口、廣州、重慶等各大城市米價亦在突飛猛漲中。此種事實說明遍，全蔣管區的糧食恐慌及業已到來。九日美聯社滬電引成都消息稱：該市飢餓羣衆已迭次掀起搶米騷動，全城已陷於恐慌中。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據蔣區報載自戰前迄今的蔣幣貶值及蔣區物價上漲情形如下：百元蔣幣的購買力，民國二十六年爲兩隻牛；廿七年一隻大牛和一隻小牛；二十八年一隻牛；二十九年一隻小牛；三十年一隻豬；三十一年一隻火腿；三十二年一隻鷄；三十三年一升米；三十四年一條魚；三十五年一個鷄蛋；三十六年五分之一根短油條；三十七年一月份二十分之一個小燒餅。

滬四大家族六行局職員
要求增薪罷工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滬訊：在大米每担三百六十餘萬元之高物價重壓下，即一向待遇較優之蔣匪「中、中、交、農」四行，及「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六金融機關全體職員，亦已感無法生活，而於八日起，爲要求增薪舉行靜坐罷工。他們都留在辦公室，但停止一切工作。南京蔣匪當局曾威嚇他們恢復工作，但職員們堅決宣稱：他們拒絕離開辦公室，直至答應給予「生活工資」的津貼爲止。另息：滬市清道夫因物價高漲，收入不能維持生活，已於六日聯合向蔣匪市政府提出「罷工」要求，如工資不予提高，勢將爆發大規模罷工。

蔣匪財政全部用於內戰
物價高漲教育危機日見加深
學生流浪街頭教授無法溫飽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報導：蔣管區教育危機，在各校開課後深刻暴露。在蔣區物價高漲中，各地私立學校競相增加學費。本學期上海各地私立大學學雜費已高達七、八百萬元（蔣幣，以下同），高中四百萬元，初中二百萬至三百餘萬。濟南私立學校改收麵粉，大學及專門學校收五袋至七袋，高中三袋半至四袋，初中兩袋至兩袋半（每袋一百二十萬元）。平、津兩地大學收費三百萬至四百五十萬，中學二百萬至三百餘萬，即小學亦從一百二十萬元起碼。學費增加已迫使大量學生失學。平、津等地報紙社會服務欄，每日刊載着學生求助和求職的啟事。一個學生在北平報紙的學生生活欄上說：「照目前情形看，怕十個人中有九個人無力供給兒女上學」。

失學的學生正徬徨街頭，即倖能維持學業的學生亦困苦不堪。平、津各校學生普遍患着肺病、胃病、貧血、夜盲症和營養不良。中法大學各校學生中有百分之四十完全交不起膳費。朝陽大學八個膳團中七個膳團斷炊，數百自炊學生吃玉米麵或漿糊加鹽水過日子。向以「貴族學校」見稱的燕大，本學期請求救濟金的學生三百零九人，比上學期增加一百七十四人。該校一女學生上學期因交不出膳費，既赴中和醫院賣血。濟南學生上學期隆冬中，有因飢餓而典賣棉衣者，第二臨時中學女生，甚至被迫操暗娼生涯。開封、鄭州等地，有些兩餐併一頓，以紅薯充飢，有些則被迫做苦工、修馬路維持生活。

由於蔣匪以榨取人民膏血所得幾全部用於反革命內戰，蔣區各校經費無不支絀。北大今年一月份經費爲二億二千萬元，但僅水電兩項支出即達三億元以上。今年學生公費需三十億，但蔣匪教育部僅核准十四億。該校向外借債已在一百億元以上。連蔣美寵愛的奴才胡適也不得不慨嘆說：「（蔣匪）教育部所給的經費，不够每月付利息。」清華去年十二月共領到經費三億八千萬元，僅電費一項即用去二億四千萬元。私立院校更形淒慘，中法上學期預算九億元，實支十六億元，差額至今仍無法解決。河南蔣區四百餘所中學中，已有二百五十餘所停辦。蔣匪侵佔下的烟台，二十餘所公私立學校經費及薪餉無法解決，與民主政府統治下教育發達經費充足成明顯對照。

在物價高漲實際收入不斷縮減下，蔣匪教育界掙扎於飢寒綫上。朝陽上學期教授待遇最高爲三百七十五萬元，最低爲一百二十萬元，教中國通史名教授王桐齡一家五口，全靠當賣度日，現已無法維持。

中小學教員生活的慘苦更不用說。在飢餓、寒冷與失學交迫中，蔣區各地師生爭取全面公費與提高待遇的反飢餓鬥爭正日益發展。繼北洋、唐山、南開等大學提出爭取全面公費口號及一月下旬武大因此而罷課三天後，北平、上海附近學聯已於上月中旬號召各大中學學生擴大爭取全面公費。朝陽、復旦、同濟、武漢、中央、湖南、廣西、四川八大學司法組學生，上月二十日各推派代表二人抵南京組成聯合請願團，爭取司法組學生全部公費，該團所發表的宣言中指出蔣匪學生「痛苦已達極點」。北平朝陽、燕京、中法三大學上月十八日聯合招待記者，提出公立院校提高學校經常費與教職員待遇、增加公費名額，私立院校增設獎學金、增加補助費、教職員配給實物、及中學設置獎學金及補助費等合理要求。他們控訴在蔣匪統治下「目前任何一個私立學校都掙扎在飢寒貧困中，痛苦情形實非外人所能想像。」

傅作義瘋狂抓丁
老百姓紛紛逃亡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傅匪作義近又在冀察綏等省進行瘋狂抓丁，揚言要抓四十萬人。據悉：綏遠全省最近預計抓丁萬人；省城歸綏市預定要抓丁八百名。平綏路之柴溝堡、綏東之興和，晉北的陽高等，蔣傅匪徒紛紛自據點出動，向四外抓丁。甚至在大同、左雲間交通要道上，傅匪亦擱路捉人。大同縣屬雲崗嶺、梁家澗，於農曆正月初二半夜，突爲傅匪軍包圍，全村廿餘戶被抓走二十九人；左雲辛商莊約五十戶亦被抓四十餘人。平綏東段之懷來縣，傅匪更不分晝夜包圍村莊，進人即捕，捕走之老年人及幼童，亦遭匪乘機勒索每人須繳百萬元蔣幣始得贖回。傅匪蹂躪下的同胞，現臨此大難，紛紛逃亡，山西懷來縣化莊村全村一百九十戶，已有百餘戶向外逃生，其中來解放區的爲數極衆。

美農產品再度猛跌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紐約訊：美國的經濟波瀾愈來愈險。農產品的價格八、九兩日又發生暴跌。據合衆社說：芝加哥的玉蜀黍、大豆期貨八日均跌至八分的極限（按美國交易所習慣，物價如漲跌至預先規定的極限時，當日即行評盤）。小麥燕麥亦告大跌。紐約棉花每包八日竟跌落六元之多，合衆社說：這是上月物價大跌落以來最猛烈的一次跌價。九日開盤時，各種糧價仍然暴跌，每蒲式爾的小麥跌了六分七，玉蜀黍跌了七分五，燕麥跌了三分。與此同時，紐約的各種主要股票價格八日亦普遍下跌，九日仍在繼續下跌中，且成交爲數甚多。

美國農業正繼續衰落退化
蘇聯鄉村走向電氣化
農民展開競賽爭取今年大豐收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莫斯科訊：眞理報二月二十八日社論寫道：美國的農業正繼續衰落退化，而蘇聯農業則堅定不移地向着戰後發展的道路邁進。據蘇聯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學院伏拉賽夫教授最近向塔斯社記者發表談話稱：在蘇聯，拖拉機工作效力，較美國高四倍。至於聯合收割機的使用，也大大超過美國。在美國，因爲小農花費不起，百分之九十五農莊都沒有使用聯合收割機，一切可用機械都握在少數富農手裏。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機械化，使幾百萬戶小農毀滅。根據美「幸福」雜誌材料，六年來，美農戶總數已減少了二十萬戶，遭受犧牲的是小農和中農，同時農業工人數目也減少了三百萬人，形成了「人口的過剩」。相反的，蘇聯農業工具的機械化，促進了繁榮。兩年來，農業部門又添加了若干萬部拖拉機、聯合收割機，汽車和其他機器。大規模的農業電氣化也在進行。到一九五〇年，整個穀物耕地的百分之九十將以拖拉機耕種，百分之七十將以拖拉機播種，總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五將以聯合收割機收穫。到那時，七萬個集體農場，所有機器和拖拉機站，以及所有國營農場都要電氣化。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莫斯科訊：今年蘇聯洋芋種植，較去年擴增百分之五十，大大超過戰前。蘇聯的洋芋生產，佔世界首位，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洋芋種植地，蘇聯農民創造了全世界最高的洋芋生產紀錄。一九四七年西伯利亞農民安娜猶金納，在每一公頃地上收穫洋芋一千三百三十一生打納（合十三萬三千一百斤）。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莫斯科訊：爲爭取一九四八年大豐收和提前完成五年計劃，蘇聯阿爾泰區集體農場發起全國範圍的競賽號召。現已得到庫班流域及其他省份廣大農場和拖拉機站的響應。阿爾泰農民寫信給斯大林，保證擴大春耕面積六十一萬

美駐蘇使館一職員熱愛蘇聯
辭職留居蘇聯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莫斯科訊：美駐蘇大使館新聞司助理司長安娜培勒布茄爾森女士，近向美大使史密斯提出辭職書，說她「決定辭職留居蘇聯，過着新生活」。她在辭職書中指出：「促使她辭職的原因，是由於她對蘇聯人民產生了摯愛，也發現了在蘇聯居住的時期中，由於親身體驗，對這個國家有了實際的了解，看出蘇聯的優秀人民正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使世界成爲一個生活更美滿的樂園，因而使她感到目前自己的觀點和留在大使館作敵對蘇聯人民的工作，是完全不相容的。」

東京八萬羣衆大會
堅決建立日本民主陣綫
◇蘇代表要求清洗蘆田等反動派◇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據塔斯社東京七日訊：大阪於日前舉行八萬人的羣衆大會，工人、農民、中小職員和其他市民都熱烈參加。日本共產黨領袖之一志賀義雄，曾在大會上講話。大會通過決議，反對毀滅性的捐稅和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堅決爲建立日本民主陣綫而鬥爭。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莫斯科訊：勞動報五日發表評論，抨擊蘆田內閣說：片山內閣的辭職和蘆田內閣的組成，造成了日本各反動派間更大的政治混亂，蘆田上台並不意味着政府危機的消除。反動黨派之間現在對職位分配，仍在討價還價。但有一點已極爲明顯，即新政府的政策將是對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採取攻勢。蘆田作爲反動派的領袖由來已久，日本反動黨派甚至不想掩蓋它們準備從惠美帝在日本實行擴張的陰謀，這些黨派的領袖公開說：沒有外資日本不能重建經濟。蘆田政府是美帝國主義受過考驗的僕役，但日本人民廣大階層却反對它，因他們不願日本變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勞動報結語中寫道：日本人民反對反動派攻勢的鬥爭日益增長，已使將來蘆田內閣的基礎極感動搖，並將不容許後者安寧或長命。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東京訊：蘇聯代表基斯遴科少將，三日在四強對日委員會上，要求清洗日政府新首相蘆田均及其閣員前任內閣書記長西尾末廣（社會黨右派），厚生相一松定吉，農林相波多野鼎及文相森戶辰男等五人。蘇代表指出蘆田是反動的惡名昭著的日本時報的董事長。當蘇代表發言時，會議主席美代表賽鮑爾竟三次阻止他發言，因此會議發生激烈爭論。蘇代表痛斥賽鮑爾完全破壞盟國委員會各代表的應有權利。建議採取步驟，以便保證現在組織的日新政府中，不容許包括應受清洗的份子在內。蘆田的支持者對蘇代表的揭露，「大感不安」（合衆社）。會上蔣賊代表商震與美國一鼻孔出氣，奴相十足的對美代表團意見表示「贊成」。

工作通訊

我的思想爲啥有偏差？

◇健虹◇

我們以最大的篇幅，歡迎邊區各地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交流工作情況，交換工作意見，研究工作問題，集中多方面意見然後加以共同解決。系統的也好，片斷的也好，材料也好，心得也好；用寫文章的形式也好，寫信的形式也好，寫通訊日記的形式也好，不拘什麼形式都好，把要說的話寫出來就可以；千萬不要寫八股。別的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寫信來討論。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這裏發表的通訊不一定對每個地方都適用，但可供大家參考。

土改學習後，我帶着滿腔熱情與滿腦子「貧雇」參加村裏工作。過去我曾做過些羣衆工作，工作中階級立場模糊，作風機械，簡單。這些毛病在土改學習中已做過檢討，但因對土地會議的精神掌握不够，對貧雇了解還很抽象，故一到實際工作中，舊的思想作風又出現了。

到村開始工作，我對所有村幹部都有些惡感，在初步整黨中，村長和其他幾個黨員幹部表現較好，但我對村長的自我批評認爲是滑頭。因爲先主觀上即覺得他們幾個主要幹部一定最壞，羣衆一定最[illegible]，表示擁護土地法，[illegible]從整黨中證明，村長並不是我所想的那樣糟，他沒有貪污，果實得的和羣衆一樣，羣衆對他的反映並不太壞，有些農民還願選他當幹部，現在已被選爲村政委員會候補委員。他擔任支書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好幾年，對黨是有些認識的，故他還次接受土地法較容易，檢討也較誠懇認眞。其次是對貧雇骨幹的看法，因自己腦子裏預先就有貧雇一切都是正確的思想，所以專找他們的優點，不敢去正視貧雇的缺點，恐怕看錯了，故對貧農張北方的急性、簡單，沒主張的缺點，一開始看到還是不敢明確肯定。深追一下犯這樣偏向的原因，還是從個人怕錯出發，並不是眞正從貧雇利益出發。

因爲調查研究工作做的不够，使工作的深入和開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參加村裏工作二十多天，對全村的面貌也只了解了一些零碎的材料，常握不住村裏的特點和全面情況，使自己處於被動狀態，看不出問題來，工作就不能深入細緻。對發動貧雇的方式和開始找貧雇時勁兒還不小，但目的性不明確，等到發現差不多了，就不知該幹啥了，只想住找材料的對象「不敢幹」的思想上打通，把他們當作提意見與打通，除此外，再不知談什麼了。實際上對貧雇需要了解的問題是很多的，如貧雇過去受過些什麼苦，他們的思想狀況如何，他們現在的痛苦有多大等等。但我了解一個大概，便沒去進一步了解研究。總之，還是我對貧雇還缺乏眞正的熱愛，所謂滿腦子「貧雇」，並不是從貧雇出發，還是從工作任務出發的，這對我是一個很好考驗。若是對貧雇是眞正關心的話，決不會感到無話可說無事可幹的。

在工作中表現上好像很相信貧雇，實際思想還是看不起老實貧雇。如對住了一輩子長工的血統貧雇賈正方，四四年減租減息運動中才買了二畝四分地，去冬結婚後，他老婆帶來三畝多地，[illegible]底子很空，去年還一直給油坊受。羣衆選他當貧農團主席後，他辦事非常虛心，總要和大家商量，羣衆對這種民主作風已感到滿意，證明我對他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對雇農張來山的看法也是一樣，覺得他是老實農民，只會傻笑，說話很少，看不出一點能力與優點，心裏懷疑他當貧農團骨幹不行。但他在實際運動中一切表現都很好，他對貧農團的成立是熱心認眞的，在貧農團第一次檢討會上，他指出張富不顧反省的問題要他檢討。選出新委員後，有個別推翻的人，他一面批評一面鼓勵地說：不給窮人幹還想給誰幹呢？只要羣衆信仰，咱還怕什麼呢？

一開始我還是信任能說會道的一些人，因他們說的話迎合我的心，他們說的正是自己所想知道的，能供給自己材料，又覺得這些人能幹，[illegible]性破壞性及不民主的作風是認識不够的。在村裏工作這個時期，使我深刻的了解了羣衆的正確，對我不信任老實貧雇是個很好的教育。

醫藥問答

答魏縣周景文

編輯同志：

我有個八歲小女，身子也不瘦，從去年舊曆十一月起，突然生了一種病，先覺得頸的左筋痛，兩個眼不自主的轉來轉去，兩眼珠向上翻去，待了幾秒鐘工夫，兩眼就緊緊合着，口也緊緊閉着，頭向左邊很用勁的轉着，別人用兩手斜正他的頭，頸硬的不行。約停一分鐘（時間長短不一定）就好了，好後和平常孩子一樣。當他犯病的時候，人們喊叫他，他心裏也糢糊知道，但是不能回答。發病的時候沒有一定，一天一次或好幾次或不發。他的手指好似鷄爪一般，但不發抖。到現在還沒有吃過藥，這裏沒有醫院，有也請不起，全家的人眞是苦惱極啦！爲此請貴報費心介紹個治療的方法。

編安！

冀南魏縣第三區禮教村周景文懇託

周景文同志：接到你的信，我們特請邯鄲哈勵生醫院答覆如下：　——編者

根據周同志來信所談，只能了解簡單的症狀，對其原因，具體症狀，多少時間發一次，是在什麼情況下容易發作等，均無從了解，現在只好將其簡單症狀作一推想和估計，正確與否還得繼續研究。

這種病可能是頸面神經痙攣，並有「歇斯底里」（臟燥症）發作的樣子，得這病的原因，一方面多是神經質的人，精神常受刺激，過度與奮；另一方面是與父母的遺傳很有關係，或害各種傳染病後，過度勞累，再加上生活環境的不好等等，這些都是致病的原因。

這種病的治法：一、避免對病人的一切刺激，使她精神能愉快，還順其個性，注意營養，吃容易消化的食物，使她能得到休息，少做活，多洗洗溫水澡。二、可內服些鎭靜藥，如溴劑、纈草劑都可以（八歲齡，一次最多不要超過〇．五的藥量）。三、根據我們的經驗，最好能找會扎針的人給她扎針，以針虎口、曲池、肩顒、大椎、頰車、地倉。先針好的一側，後針有病的一側，行瀉針，沒病的一側行補針，每天或隔天針一次，這樣繼續針下去，很有希望能治好。

邯鄲哈勵生醫院